

【台湾】
欧阳云飞 著

7

珍藏本

廖添丁

上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歐陽云飞 武俠作品集

廖 添 丁 上

(台灣) 歐陽云飞 著

廖

添

丁

上

书 目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1.乞丐王子 | 11.猎鹰记 |
| 2.豆腐大侠 | 12.鬼面侠 |
| 3.神仙老虎狗 | 13.鬼 谷 |
| 4.廖添丁 | 14.催命阎王 |
| 5.鞭影弥天花满楼 | 15.迷魂塔 |
| 6.小鱼吃大鱼 | 16.血珠恨 |
| 7.小流浪 | 17.血剑屠龙 |
| 8.江湖豪门系列 | 18.燕子飞 |
| ① 恐怖谷 | 19.江湖魔头系列 |
| ② 无影门 | ① 魔鬼的门徒 |
| ③ 龙风霸 | ② 鬼火魔灯 |
| ④ 九龙刀 | ③ 魔 妓 |
| 9.江湖浪子系列 | ④ 鬼王笛 |
| ① 好小子阿郎 | 20.毒龙谷 |
| ② 好马不吃回头草 | 21.玄真宝录 |
| ③ 神国小神通 | 22.海 魔 |
| ④ 赌命浪子 | 23.地狱门 |
| ⑤ 尼姑的女儿 | 24.魔鬼书生 |
| 10.风流小子 | |

版 权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

作者简介

作者刘鸣盛,笔名欧阳云飞,又名余飞,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。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,四七年负笈北京,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。五零年随军来台、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,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“自由中国”杂志上的文稿贾祸,不久便离开军旅,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。

ISBN 7-222-02649-5



9 787222 026490 >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中国·昆明



作者简介

本人刘鸣盛，笔名欧阳云飞，又名余飞，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。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，四七年负笈北京，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。五零年随军来台、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，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“自由中国”杂志上的文稿贾祸，不久便离开军旅，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下来。

学生时代即喜游戏笔墨以自娱，惟多感怀忧时之作。写武侠是从六零年开始的，是兴趣，也是为了生活。在这漫长的写作生涯中，总共撰写了四十余部长篇及十几本短篇，约二千余万言。现发行的二十四部系经过筛选的精品。余则束之高阁，不再传世。

创作过程可分为三期：初期的六十年代台湾仍处于典型的农业社会，人民生活艰难，知识份子尤其烦闷、彷徨，而政治则列为禁忌！喜欢舞文弄墨者争相转而大写忠孝节义，借侠客武士之刀以泄胸中块垒，亦为广大的社会大众提供了可观的精神食粮，“鬼谷”、“地狱门”、

“魔鬼书生”曾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佳作。现今的不少中壮代，即为当年人手一册的忠实读者，其影响之大不言而喻。

七十年代中应为中期，此时台湾已大致工业化，社会的步调变快，小说的节奏也跟着改变，过去动辄二、三十本，甚至五、六十本一部的冗长之作已不复见，代之而起的是三本为一部的三十二开本。情节力求紧凑，对白务必隽永，布局之巧妙，结构之严谨，自不在话下。“九龙刀”、“鬼面侠”、“血剑屠龙”等便是此一时期之代表作。均曾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杂志连续十几年的连载中连载过。

晚期约自八十年代起，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，大家的生活也大为改善，传统的小说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。于是，一些幽默、诙谐、风趣、逗笑的作品遂应运而生。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、“赌命浪子”、“鞭影弥天花满楼”即为晚期创作中之佳构。尤其是“好小子阿郎”、“好马不吃回头草”，仍八六年全台湾最畅销的武侠小说。在香港“武侠世界”连载时亦曾造成轰动。并且有人愿出资拍摄电影及电视剧，刻正洽谈中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割让台湾	卖身葬父·····	(1)
第 二 章	牛刀初试	一鸣惊人·····	(41)
第 三 章	黑巷风云	赌局乾坤·····	(82)
第 四 章	初登仙境	风月无边 ·····	(123)
第 五 章	绝妙好计	血债血还 ·····	(161)
第 六 章	身入虎穴	大开眼界 ·····	(206)
第 七 章	变生肘夜	祸起萧墙 ·····	(249)
第 八 章	姐弟相会	咫尺天涯 ·····	(285)
第 九 章	过街老鼠	人人喊打 ·····	(331)
第 十 章	避灾入狱	弱肉强食 ·····	(376)
第十一章	招兵买马	奸情败露 ·····	(425)
第十二章	杀人偿命	欠债还钱 ·····	(471)
第十三章	以牙还牙	以眼还眼 ·····	(520)
第十四章	死亡游戏	鸡飞狗跳 ·····	(572)
第十五章	出奇致胜	搬家成功 ·····	(617)

一 割让台湾 卖身葬父

清光绪八年(1882),亦即民国前三十年,满清政府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,东太后(慈安太后),被西太后(慈禧太后)毒杀身亡。

从此,这位遗臭万年,热忠权柄,又擅弄权术的那拉氏,老佛爷,慈禧太后,便高坐在紫禁城里,大权独揽,作威作福,颐指气使,呼风唤雨起来。

而国家的处境则大异其趣,割地赔款,丧权辱国,贪污腐化,不一而足,终于步上了覆亡之途。

就在这一年,台湾也发生了一件足以令人引以为傲,值得大书特书,传为千古佳话的大事。

有一位侠盗,义贼,抗日英雄——廖添丁,在台中县清水镇秀水村,又名臭水村,也就是如今的清水镇海滨里诞生了。

廖家很穷,只有三间破草房,几亩水田还是向别人租来的。

那时候,没有农药,也没有化学肥料,田里害虫很多,收成很差,还要付租金给地主。

在廖添丁的记忆里,一年到头,很难得吃几顿饱饭,穿几件新衣,不是喝蕃薯汤,就是吞杂菜粥,一袭千缝百补的“宝衣”,几乎换不下身来,只有过年的时节,才能吃到一顿像样的饭,穿上

一件新衣裳。

家里实在太穷了，为了生活，廖添丁七八岁时就帮人放牛，根本无钱上学读书。

但他天资聪明，敏而好学，常常将牛赶至清水的学堂附近，放牛吃草，自己去当旁听生。

他的姐姐金莲，也被双亲送到清水一户有钱人家当下女去了。

饶是如此，父母整日辛劳的结果，廖家依旧穷困不堪，经常三餐不继，吃了这顿没那顿，遇上荒年，照样会饿肚子。

好不容易，廖添丁熬到了十四岁，斗大的字，也识了好几百个，三字经，千字文，均可琅琅上口。

廖金莲也十六岁了，出落得花容月貌，婷婷玉立。

姐弟俩已经可以赚一点微薄的薪资，拿回家来贴补家用，使廖家穷困的景况大为改善。

廖老爸久蹙的眉头稍见舒展，廖老妈的脸上也见到了笑容。

可是，好景不长，做梦也想不到，无能的满清政府，居然跟日本人在朝鲜半岛打起仗来。

由于兴建海军的经费，被慈禧太后拿去盖了颐和园，一些破铜烂铁，自然敌不过小日本的大船大炮，一场海陆大战下来，自然讨不了好，吃了败仗。

慈禧大吃一惊，差点没吓死，怕日本鬼子杀到北京来，忙派北洋大臣，割地赔款的专家中堂李鸿章李大人，急急忙忙的赶到日本的马关，与日使伊藤博文签下了置我台湾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的“马关条约”，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。

小日本觊觎我台湾宝岛已久，得此机会，自然亟欲吞而食之，当年便兵临城下。

消息传来，全岛军民俱皆大骇，曾恳请清廷收回成命，共御倭贼，怎奈老佛爷丧权辱国的勾当已经上了瘾，台湾巡抚唐景松的奏摺，她老人家连看都没看一眼，便命小李子李莲英丢进了字纸篓。

我台湾同胞愤慨、震怒、绝望之余，毅然决然的一致推举巡抚（相当于今日的省主席）唐景松为总统，决心与日本鬼子周旋到底。

人无论男女老幼，地不分东西南北，全岛军民皆愿与台湾共存亡，绝不许日寇铁蹄践我宝岛一步，也绝不甘愿做亡国奴！

廖添丁的父亲，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与众多的农村兄弟一样，放下锄头，投入波浪壮阔的抗日义军行列中。

孰料，事与愿违，日军的军舰甫抵基隆外海，唐总督方思布阵御敌，抚署之内突然发生兵变。

事先被日本间谍收买的叛军声势浩大，焚署劫库，杀人放火，使唐景松腹背受敌，仅勉力撑持数日，便告溃败而逃。

基隆、台北、新竹等地迅即落入小日本之手。

台南总兵刘永福，正坐镇台南府城，厉兵秣马，亦思与日军放手一战。闻讯急遣他的部将吴彭年，亲率七星队赶到彰化，分兵扼守中庄、中寮、菜光寮、八卦山一带，准备死守彰化，以图阻止日军南下。

廖添丁的父亲，就是被编在驻守八卦山的一支义军里，其忠勇爱国的热诚，固然其心可感，其行可嘉。

奈何装备太差，又未经严格训练，怎能敌得住日本兵的洋枪大炮，一经接战，两三下溃不成军，兵败如山倒。彰化失陷之日，日军曾大肆屠杀，廖父亦告壮烈成仁。其死状极惨，系被日本鬼子用刺刀刺死的，全身上下有数不清的血窟窿，已经变成一个血人。

当遗体被溃散的义军抬回到廖家时，廖母曾数度晕厥，廖金莲、廖添丁姐弟同样哭得死去活来，痛不欲生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船破巧遇挡风头，廖家一贫如洗，家无隔宿之粮，那来的银钱办丧事，值此兵荒马乱之时，亦告贷无门。但又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亡父暴尸荒野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廖金莲心一横，忽道：

“阿母，事到如今，依女儿看，恐怕只有一个办法。”

廖母抹了一把眼泪，悲声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金莲一字一泪的道：“将女儿卖掉。”

添丁闻言心头猛一震，颤声道：“什么？姐要卖身葬父？不！我是男孩子，要卖也应该来卖我。”

廖母堆下一张苦瓜脸来，唉声叹气的道：“阿丁，你还小，才十四岁，人家买你去做什么？”

添丁大人大气的道：“阿母，孩儿能干的事情可多着哩，可以放牛、赶鸭子，也可以犁田、插秧、割稻子。”

金莲一本正经的道：“傻弟弟，这是什么时代，兵荒马乱的，田没有人种，鸭子也没有人养，谁会要你。”

添丁理直气壮的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姐姐也同样不会有人要。”

金莲比添丁大两岁，又是在有钱人的家里长大的，十六岁的她，的确比添丁懂得很多，道：

“按理说，姐姐应该会有人要才对。”

添丁不解道：

“为什么？”

金莲苦笑道：

“因为姐姐可以做很多事。”

添丁急急追问道：

“姐姐能做啥？”

金莲道：

“可以做人家的下女、丫头、童养媳，为人洗衣、烧水、煮饭、煮菜，也可以做人家的侍妾、填房，甚至……”

母亲没让她继续说下去，泪流满面的截口道：“阿莲，为了卖身葬父，你去做人家的下女、丫头、童养媳，为娘的不反对，但是，不论如何，阿娘绝对不答应你去做别人的侍妾、填房，更不许你去做那种不清白的事。”

廖母心坚意决，毫无转圜的余地，金莲忙道：“好嘛，好嘛，阿娘怎么说，女儿怎么做就是。”

母女姐弟三人再仔细的商量一下，在无路可走的情形下，只

好含悲忍痛，做下牺牲金莲，埋葬亡父的决定。当即放出风声去，说金莲姑娘卖身葬父，情愿当人家的下女、丫头、童养媳。

媒婆六姑，得此讯息后，马上四处钻营，很快便找到了一个买主。买主是一个彰化的一位富商，叫洪茂川，仅以区区十两纹银，便将金莲买了去。

钱数实在太少，简直比猪肉还要便宜，不过，总算买了一口薄棺，刨了一个坑，将廖父草草入土安葬。

※ ※ ※

廖父入土为安。

金莲也被彰化富商洪茂川派人带走了。

廖家仅余添丁母子二人。

家无柴、米、油、盐。

只有愁、苦、哀、伤。

几亩水田，由于缴不出租金，早已被地主收回去。

母子两人已经有许久粒米未进，单靠母亲在房屋的四周栽种一些蔬菜、地瓜来维持生命。

为了顾三顿，廖添丁不得已，只好抛下寡母，又回到清水土财主赖金水的家中为人家放牛。

苦，实在够苦，欲哭无泪，欲诉无门。然而，这只是大苦难的开始，并非结束。

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不久，因为战祸的蔓延，使他们母子再度陷入更悲惨的境地。

台湾的情势一夕数变，台中早失，彰化弃守后，日军继续南进，以破竹之势，攻下了斗六、嘉义等地，不数月便占据全省，刘永福只好弃台奔亡。

满清总兵刘永福虽去，潜藏在乡下的义军却并不灰心丧志，依旧凭着各自满腔的热血，昼伏夜出，到处打游击，不肯做日本帝国的顺民亡国奴！

有时数十人，有时数百人，常常利用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去偷袭日军守备队，攻击日警派出所，或是抢夺他们的军械弹药，破坏道路桥梁。因而，日军日警越发凶残暴，到处杀人放火，草菅人命，乡下处处残垣断壁，家破人亡，农家的农产牲畜亦都被搜刮一空，民不聊生。尤其，丑恶的小日本鬼子，天性好色，更不知糟蹋了多少民女民妇，以发泄他们的兽欲。

这日，有一小队日军，及数名日警，从彰化来到了秀水村，藉搜捕义军之名，大肆劫掠奸淫。

很不幸，廖添丁的母亲，也在劫难逃，被一名日警奸污了。

丑事恰巧被回家看望母亲的廖添丁撞见，气得他血脉贲张，全身颤抖，极端愤怒之下，早将个人的死生置之度外，发疯也似的吼道：

“臭日本鬼子，该死的番仔，你今天非死不可！”

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不顾彼此强弱悬殊，顺手搬起一块大石头来，照准那日警的头颅掷过去。

可恼那日警好生狡猾，就光着屁股，被他偏身躲过，逃得干

条狗命，马上掏出一支短枪来，以生硬的汉语喝道：“清国奴，你这是找死！”

板机一扣，枪口冒烟，嘭！的一声，朝廖添丁的头上打了一枪。

还好廖添丁够机灵，反应快，见势不妙，已先一步拔腿而逃，子弹从身旁“咻！”一声擦过，未曾伤得分毫，若是再慢半秒，怕不已经脑袋开花。

廖添丁生性倔强，死也不肯认输低头，他不是逃走，而是去寻找武器，决心要与侮辱他母亲的日警拚个你死我活。一个年方十四，农村放牛的孩子，能够找到什么武器，不过是一把锄头，一柄砍柴的刀而已。

可是，苍天无眼，天道不公，当廖添丁一手持锄，一手执刀，杀气腾腾的重返家门，欲与日警拚命时，那个日本警察早已溜之大吉。

看在添丁眼中的，只有他娘一人。

高高的吊在屋梁之上，双脚悬空。羞愤之余，他的母亲已悬梁自尽。

“阿娘，你不能死！”

“阿母，你一定要活下去！”

“千万不能抛下可怜的添丁啊！”

忙将母亲放在平地，千呼万唤，万唤千呼，想尽一切办法，结果还是没能将母亲从死神的手里抢回来。

就此抛下孤苦无依的廖添丁，跟着她的丈夫，永远永远的离开了尘世。